荀河文鈔

同姓中黃先生之官蕭山教諭乞訪問先世譜

牒爲書數則

蕭山朱氏草譜略云始祖福三府君居越寨一傳生進八府君再傳生寧二府君三傳生得三府君族中人來札云始祖仕宋隨高宗南遷卜居蕭山之七都朱村橋不知南遷即是福三府君否或更有前之人否又不知仕宋何官自北而徂南系出何地也又譜略云福三府君始居越寨其旁注由本縣七都朱村橋八字云由者豈福三府君實由朱村橋遷越寨乎然則始南遷者非福三府君矣疑不能明也

又譜畧云得三府君始居黃閣河生公六府君生常二府君生登大府君生丙十一府君生長十六府君諱應龍字近山自始祖福三府君至丙十一府君凡八世皆不書諱及字但列行耳惟登大府君譜于行上書端實二字丙十一府君行上書南溪二字疑是字也不知先世之諱與字以年代久遠失之歟抑譜載之而書以來者不之及耶

又云長十六府君諱應龍生于明嘉靖中卒萬歷中年七十九按譜中諸先人皆不書生卒年歲此獨書者豈以府君獨有事實可考耶不然譜者從何處得其

始末年歲而詳書之也幸訪之

長十六府君生曾七府君諱道聰字懷山生英三十二府君諱尚綱字日章譜云任漕河游擊又任大廳聞故事副將叅將並稱大廳不知府君竟何職耶又不知其出仕在 國初時或前明時英三十二府君生雄二十四府君諱必名字顯之始遊京師卒猶歸葬於蕭笱之先曾祖也

先人墳墓族中人曾圖以來致譜略自居黃閣河後得三府君葬後山公六府君以下至長十六府君俱葬于後山茅竹園以圖考之常二府君墓居中下左

爲登夫府君墓又下右爲長十六府君墓皆與譜合

墓圖雖不書地名知是茅竹園地也圖中長十六府

君墓下之左爲英三十二府君墓譜雖不言其墓所

在觀此知亦在茅竹園也獨怪圖者于長二府君墓

後書何氏祖墳而無公六府君之墓又曾七府君墓

譜既不載而圖亦闕之殊不可曉

先曾祖雄二十四府君墓別葬一地圖中雖列之先

墓右然不知其相去幾里也按墓圖在何氏墓之前

又在曾氏墓之前少左竹林寺僧十代僧王墓之後

稍右金曉村墓之左當以此測之

凡上歷種皆我先人之蹟自始祖至錡之先曾祖凡十二世今北來又四世矣本支之所自出且不得言其詳叔行到薊乞爲問諸我族之老成人明白其原委若不憚瑣瑣具書以寄來俾久北之人引領南望得以數典不忘其先以恭敬其桑梓他日歸來拜於我先人之墓下則叔之所賜何啻十世

乾隆壬申年十月二十六日

錢塘吳氏家傳

吳自太伯十七傳而至王壽夢壽夢四傳而至太子友亡楚友七傳而至漢長沙王芮芮八傳而至大司馬廣平忠侯漢爲南陽宛人漢十三傳而至晉孝子猛爲豫章人猛八傳而至唐佐臺御史少薇少薇入傳而至光在咸通中始卜居歙之西溪南爲西溪始祖自西溪又二十三傳至明天啟中有名憲者始遷於杭而居爲杭之始祖憲字叔度一字無徵初來錢塘器識偉然與其賢通長老者遊同輩皆屬目下之明制設科之法士自起家應童子試必有籍籍有儒

官民軍醫匠之屬分別流品以試於其郡即不得就他郡試而邊鎮則設旗籍校籍都會則設富戶籍鹽籍或曰商籍山海則設竈籍士或從其父兄遠役數千里或千里歲歲歸就其郡試不便則令各以其家所業閭著爲籍而就試於是郡杭爲南方一大都會故未有商籍也憲獨與同邑汪生文演上書當事力言杭所以當設商籍者臺臣以聞報可於是憲遂得試於杭而爲商籍諸生杭之有商籍今百餘年諸生從此應布政使試及升試禮部舉顯名以去者歲歲不絕皆自憲倡之憲居錢塘旣美其湖山之勝久之

與其一時知名之士議曰學所以學爲人之標準也今尊居徵逐稠行問隨諸君何所學乎於是考地吳山之陽建書院以祀朱子歲時朔望則咸來登拜辨相析以習禮法以其暇日更立期會爲文章相礱錯如是以爲常今所謂紫陽書院者也方熹宗朝閹人魏忠賢用事其黨布天下於時諸郡競爲忠賢建生祠而杭州之祠巍然與紫陽書院相偶處其黨或以爲隘也則計謀所以取書院地更拓而大之以媚忠賢憲聞之趣令長子瑗詔同學諸生數百人明日會祠下既至方藉藉相語憲憮慨曰鸞孔不與鴟鴞同

梟麒麟不與狐貍同野今日是矣諸生皆慟哭既發憤爭鬥而入守者不得禁則更指忠賢像大罵罵已則共擊碎之投溷中用盡撤其祠而書院賴以不動閹黨以憲名錮忠賢大恚必欲致之死時方起大獄因嗾其黨羅織之主者搆簡廷訊再三辭不服卽逮京師詔獄少子琰從行將以身殉父也明年莊烈帝卽位忠賢伏誅事得白放歸遂不仕而獨肆力於詩書及古鼎彝碑版六代唐宋以來書畫可珍玩者既作樓以貯之又刻水晶徑寸以小篆法書樓名名虛白室憲日日讀書則必手書書一卷書成必取虛白

室印印卷首而藏其刻本於樓中不復讀徐徐出其所珍玩摩抄考据以辨其毫芒於古之合不合者至秉燭而罷其晚年常居樓中凡十餘年而樓燬於火又數年憲卒憲平生磊磊尙氣節而教子獨以醇謹有子四人伯瑗仲琦叔璠季琰瑗字伯玉從其父毀闢祠及釋歸益厲名節好學能文章獨不喜浮屠氏曰人不師聖賢何所不至老而怖死則曰作西域語曰免我免我眞愚也順治中子鑛以進士官粤西臨行受教瑗曰牧令親民之官無他奇公明平恕四言而已子守其訓爲良吏琦字稚圭莊烈帝時刑部尙

書閱夢得以賢良方正特薦詔授通判謝不起閉門著書日夜不釋手所著有尙書纂注行世璠字子璵天性至孝父疾革割股和藥進焉比卒哀毀骨立喪母三年泣血目爲失明康熙甲寅歲閩亂諸郡子女俘掠道路不可算璠爲傾家資贖之訪其父歸其子訪其夫歸其妻凡幾千人又以爲杭閩都會也四方客死或無所歸骨乃暴於野遂創悲智社有死者醵金殮之當事屢旌其門竟以壽終璵字秩存方父之被逮也年十四獨行從其父廷訊則代辨析在獄則屬饘槖時僉都李之方按獄左右毗去之璵泣曰吾

來爲父白冤義不畏死豈畏叱耶竟從父逮京師旣
釋歸在父左右無不先得其意毋遘風疾臥不得起
扶持床第間衣不解帶者年餘有兩從叔事之如父
嘗曰遠祖之藏蕪而不治是無人後也家有餘而無
田以祭是餒其祖也以故置祭田除墓道終其身不
敢怠兄弟四人孝友如平生皆不仕年皆過九十歲
未嘗析居異爨家庭之間怡怡相見或偕行出遊翱
翔於兩峰三竺之中衣冠顏色典型儼然錢塘好事
者或畫商山四皓圖以傳其事嗟乎四公之後今又
四五世子孫幾至百人蓋數十年矣自琦之曾孫名

祿乙字鏞閣孝友君子也爲予父執其子閎生又與予同學總角相見如昆季鏞閣先生爲予言乙自弱冠遠遊且四十年昔歲反錢塘避雨於市古貨器者之次買永昂小印持歸家中於故書卷首合之宛然先高祖虛白翁章也私念百年故物歸其主者旣甚喜他日當於家中隙地構屋一區以復虛白室之舊業而祀我先人且述先人之行事懸之室中俾伏臘家祀小大稽首咸得來觀一通以示其子若孫子其爲我文之予不獲辭謹據杭州志錢塘縣志吳氏家譜與先生所口述者財擇而爲之傳傳曰歟典不忘

其先又曰明德之後必有達者古人或表于阡或碑於廟豈不美乎今吳氏先人之德若此五世以來益以孝友詩書世其家獨其子孫未聞張大其先如古人云云吾聞善之積也不發其發必大非獨大也必久吾是以知吳氏之子孫大且久也

乾隆癸酉二月十三日

少婦周紀事

少婦周者濟陽王氏婦也王翁媼有子巧年二十娶新婦年十七矣居亡何歸寧而歸明日巧暴死訟於令令親往死者所召翁問狀翁曰兒初與新婦歡甚日反自母家一夕耳今天大寒民呼兒蚤起作苦新婦起設䭘食兒當食腹痛趣詰新婦云䭘夕兒拾紅白粉授新婦令入䭘作食今死者食䭘是新婦殺子兒也令問新婦狀新婦曰晨實持粉入䭘夫實食䭘死新婦欲亦食䭘死舅姑奪之隣人羣來詈辱新婦且相禁不得死今罪當死無辯令卽問曰巧且死何

狀鄰人觀者皆曰此婦置毒醬中食巧巧嘔穢且至
洒汲寒泉浸綠豆大黃諸藥物急飲之毒甚不可解
巧益嘔且泄死餘醬及嘔猶在婦何所辯耶令曰然
趣命投醬與狗食又趣呼狗來令食巧所嘔者皆不
死又召吏徧視巧之死無毒狀獨齒禁堅不可啟又
啟視其私入腹中令曰是也趣召新婦曰死者口不
啟若罪而究不能明也若能啟其口令爲若辨之新
婦泣而前跪啟焉觀者皆駭吏持銀匕入死者喉驗
持出以示衆皆曰中毒非是令曰然又召新婦問曰
前夕巧有所御耶固問一夕三御又問巧叅起何事

新婦曰夫起飲水三器而已已而食畢遂死無他狀令大息久之乃名翁令前曰爾子醫者所謂死於陰淫寒疾是也爾欲坐爾婦毒爾子乎翁拜而憮然乃名其鄉鄰令前曰爾曹言巧之婦殺其夫不知爾曹以寒泉藥物共殺之也衆皆惶恐伏地良久乃解乃名新婦令前曰爾之舅姑與鄉鄰觀者皆曰爾毒爾夫律妻殺夫磔今得白爾更生也夫雖死其歸養爾舅姑以代爾夫之子職又曰脫爾夫有子善矣新婦與翁媼皆哭再拜謝令乃罷去於時濟陽人皆以爲令神明而賢其事在乾隆壬申之十月余兄仲君知

縣事以爲周之得不寃死也哀之又嘉其能守節以事其舅姑如令言遂序其事寄京師且言紅白粉旣入醬不可辨疑夏月解暑之劑也余讀而異之爲作少婦周紀事

乾隆癸酉二月三十日

戊子科舉人呂君行狀

君諱元龍字鱗洲一字慕堂順天大興人其先世自河南遷山東明永始來京師崇禎甲申之亂有名相者官千戶守永定城門城破罵賊賊以刃斫之死旁有卒義之持一骨出城歸其家人埋室中其後亂平以術者言曰吉即墳焉不改葬君之七世祖也三傳至君曾祖諱鋐封儒林郎大理寺左評事君祖諱和聲贈文林郎太常寺典簿父名琬任大常寺典簿君生而眉目秀偉素不善漚記獨解悟絕人四歲適干支方名六歲即辨八卦先天後天圖次七歲丁祖父

憂擗踊就哭位若成人弔者莫不奇之及長果力學工文章顧尤篤于天性其出就外傳也亟攀父母月三四入內問安否而詭以便旋請師師曰孺子何數也君肅然以情對師曰果然善矣居頃讀禮記至顯揚先祖所以崇孝擲卷嘆曰人子不當如是耶因念先世未嘗以科第顯者意必欲致之以衛其父母懽心於是斷木爲燈炷如糠闔狀每屬文則日夜坐其中久之歲庚午以第八人舉於鄉越日君始與余於順天府署歌鹿鳴而退擕所賞物歸致祭於先人之廟見[illegible]慟大慟伏不可起曰吾祖不及待此耶六親

賀府君欷歔太息明年辛未試禮部不第乃益發憤讀書其出齋如鐘君所善韓生者亦喜讀書於比鄰旦旦夜夜燭以東西咿唔相倡答也其妻韓夫人賢而能品藻人間書聲謂其夫曰此子聲大而中衰以悲其心有不自得者乎韓生以告君君喟然曰夫人知我既而曰脫世知我如夫人者我豈不第哉卽又慟哭每早起則望其家頓首再拜人或以爲狂是年壬申再試禮部愈苦心爲文嘔血而罷又三年甲戌以疾甚不得應試又二年而卒卒時其子麟方一歲指而告曰我生不克孝我父母以顯前人汝他日得繼

我志成進士汝孝于我遠矣嗚呼君之志其可哀也歟君性耿介好與浮居者遊與人交率不能以強合苟既合亦莫逆于心其爲文沈著奇邃自得于古人不爲浮游之談卒之前月輒自序遺其子幾二千言中一事言其少時奇遘君年纔十六耳初幾不自持卒自止乎禮義竟夕不亂爲人情尤難能者生平未嘗以告人君之所立如此非獨汲汲乎功名者也君生於雍正乙巳四月二十三日午時卒於乾隆乙亥正月三日予時年三十有一妻朱氏余第二姊也君卒後固欲死之服金約指者再引鍼自刺其心者一

雖經折亡皆以救得所數責余曰弟前以姑息愛我
余與弟石君泣而請曰姊當強撫此藐孤使呂氏有
後姊始領焉男子一人麟女子二人皆幼

乾隆乙亥年三月初五日

衢州府知府穆菴林公行狀

君諱明倫字穆菴其先出漳浦林氏後遷廣東之始興為始興人曾祖父其位祖父先瑋貤封翰林院庶吉士父高品封庶吉士君家始興十一世世有隱德不仕君生而早慧其祖父敎之故勤嘗手授歐陽文忠公瀧岡阡表令讀讀至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君祖父輒泣然久之曰小子勉力歐公之言不我欺也時君尚小巳能會長者意旨識其語不敢忘自是益刻苦讀書年二十餘為文章有名乾隆十二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既官京師去

鄉遠且貧不能迎其家人與俱獨與同年數公者居教習館中君方年富才銳晨夕與館中諸公談諸公固已心折之已而君久客思鄉里雖宦游意不能無抑索中心忽忽無以自主憒然曰人不學問不足以勝血氣徒爲文章談論自豪適助之熾耳於是自秦漢入家之文一變而求所以用力于內者思因文以至乎道初出入於陸鵝湖王姚江諸家言泱乎若無所得乃稍稍取宋五子之書日夜沉潛反覆觀之既畢業作而曰學當如是矣君居館中凡四年其用功深氣質日純以粹所爲文章日以進于古而君之學

遂以有云一時諸公多名流咸翕然其推以爲儒者
十七年散館授編脩明年用薦得
旨記名以御史用其秋
命爲山東鄉試正考官所得士多知名者廿九年授
浙江衢州府知府君之來衢也俗尤好禨鬼歲春秋
民相率往九華山求福於所謂地藏之神者贏金橐
糧男女奔走道上君諭之曰爾民爲不善爾祖父之
鬼不祐爾矣苟善何求於神衢人大感悟又其俗婚
嫁婿家先張酒食於中塗待婦家送來者飲啜愚民
或小忤意輒使酒罵坐客甚者碎其器物擲路邊兩

姓往往終身不和喪事則薄其死者棺身之所附而親交來弔問必徧遺布帛呼僧唱經撞鐘伐鼓相爭尚爲無益之費以故民有婚喪每一召會費錢幾十萬中貧之家至破產不自恤也君爲一切厲禁去之民初未信久之君於民事事無所不盡心郡間有雨雹偏災君身親周視具書冊上報請賑貸毫毛無所隱歲旱君走禱於仙霞嶺爲文以告於嶺之神詞意懇激天立大雨歲以豐熟三年衢人相謂曰公之愛我其以誠乃服從其化君故以詞臣出知府事嘗言欲吾治行一郡中而爲齊民之倡者莫先於士甫下

東問城南故有正誼書院久荒圮君立出俸銀爲治講堂學舍而延郡人費先生爲之師生徒聞風爭來集君治事之暇必月一至書院與諸生講學相礲錯毅然以敎化爲必可行諸生益喜君益抗顏告之曰諸生其務讀書明理以求至於聖賢毋爲區區文章之末而已居無何上官終謂君迂闊二十二年以不勝職劾之例當入京引

見罷郡之日衢之士民相與徬徨䁥眙而不忍其去去後至今衢之人必曰林太守賢嗟乎君之治衢無赫赫能吏聲稱於人人非俗吏之所及也初君治衢

衢治使人奉檄迎其祖父與父時君祖父年已八十餘乃率其子曁孫曾孫覲君於衢衣冠古樸容貌甚偉衢之文武在位及士民聞太守祖父來雜遝爭迎之咸來上壽退而嘆曰非是翁不有我賢太守老人亦喜顧謂其子曰長孫能賢于官以不忘我教矣吾偕其歸乎君跪而請留爲之居一年而歸比歸而君適罷官能官未久而君祖父之訃至君號慟曰非孫之能我祖父之福困毀甚自是鬱鬱不得志君初罷時出舍於衢之逆旅有鳥似鵲而小數爲惡聲啾啾然鳴於舍側君鬪過後軒烏從廚中攫片肉颺去問

之士人曰死僅也君時方病意惡之爲文以自解云此鳥不復作惡聲矣遂治裝去二十二年復來京師病甚且卒夜半呼其僕曰此去沙井幾日程對曰三十日君頷之無所言遂卒沙井者君之歸途由江西入廣處也君性情介然自守聞人大言縱論則掩耳避走若浼已或詣之者意有所不合輒端坐與莊語以厭苦之其人徐徐自罷去不復至以故仕中外與之遊者不過數人蓋古狷者之流嘗與其鄉人敎諭關君書言今之縣學古之鄉學也足下勿以爲官卑其努力明正學以救吾鄉比來浮說靡曼之習三數

年後人才可與興足下亦當自求之使人有所則效又與人書自言僕於程朱之書久然後得之雖有他書不欲觀雖觀亦易了也其持論處己之高而責人之重如此為文章以文從字順喜往復為主其得意時時自合於古人所著詩集一卷文集二卷學庸通解二卷讀書邇言一卷君娶張氏例封孺人子二濟淳淳為君之仲弟明冏後女子一君生於雍正元年癸卯七月十一日卒於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十月十五日年三十有五其明年君弟明昕依求京師迎其喪以歸謹具任官事迹如右庶他日有所依據謹狀

戊寅

先府君行述

嗚呼痛哉我府君逝矣府君生不孝等四人長不孝堂次不孝垣次不孝錫次不孝瑾先是府君命以不孝堂出嗣我伯父諱文炯一名文灼及府君既沒不孝兄弟等始相與泣語以為我父哀伯父之無後而卽以已之長子後之是時獨吾兄弟四而已今吾兄弟並生子不一人宜有可以後大宗者乃敢泣告於府君之靈卜以不孝垣之第五子錫鼎為伯父之子兄增後而堂仍歸為小宗子於是府君所有四子如初憶昨歲在癸亥先母郎世不孝等無母者二十二年於

今令茲又為無父之子嗚呼痛哉府君姓朱氏諱文炳字豹采先世遂祖傳聞宋南渡時自中州遷於浙東之蕭山凡十有一傳而至我曾王父　勅贈儒林郎中書科中書舍人加二級諱必名當　國初北遊京師所交遊盡一時賢豪長者數致千金輒力散之其存也貧無以為斂配我曾王母白太安人實生我王父中書公諱登俊方贈公之沒也王父年未及冠卓然有詩志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始筮仕於湖北之長陽其治務與民休息不為煩苛操切嘗於官舍之西北隅營構翠亭鑿池藝花暇憩其上歲時令節

則資酒食官父老問所疾若其得其情問有能飲者輒與飲極歡而罷在縣十二年以艱憂去去則民爭送數百里外不絕至今思之其載長陽志名宦傳中當是時高安朱文端公亦為湖北屬令兩公以同姓約為兄弟相得懽甚其循良之跡湖人稱之以為兩公果伯仲也後服除補官四川之珙數月內遷為中書科中書舍人終於官貤贈中憲大夫福建糧驛分巡道元配我王母何太淑人生伯父繼配我王母馮太淑人生府君府君之生以丙子生一年而王父之官長陽以故我府君長於長陽官舍早歲入學敏異

過人師授以經書令手書之盡卷不錯一字師以是奇府君自是終身作書未嘗見一字錯也先王父之以疾去長陽輒先獨身奉曾王母柩走京師迎曾王父柩偕反葬於浙葬畢復至京師而命府君將家屬來會比再官四川遂留家屬於京師歲壬辰府君得試順天大興補府學生時年十七矣舒王父內遷爲中書舍人而文端公亦還朝王父則命府君執經於其門數年府君又從宜興儲先生大文受業自是爲文章下筆如泉源水湧不能自止以爲生平得力在是而府君居恒又數爲不孝等言文端淸風儉德

未嘗去口以故不孝等察見府君自少至老砥行直節不爲苟同意者何援淵源亦有自歟府君爲諸生久之最受知於學使者與縣吳公士玉每試輒高等其應鄉試必獲同考官薦歲庚子上虞徐公雲瑞爲順天同考官得府君卷歎息必欲置第一人主試難之徐公爭曰此卷不中式可不第一不可竟置之自是五六試輒薦亦輒報罷行年三十餘竟不獲一鄉舉歲在乙巳而先王父捐館舍矣先王父歷官以清節著平生重倘交遊不爲生産計卒之日無一椽之瓦一寸之田以遺府君府君友兄弟九人時在室者

府四五府君哀禮竭盡殯事初舉次第擇配嫁我諸姑而家徒四壁立無以為活時繼王母馮太淑人在堂一切菽水之奉賴先母徐太淑人克具克承不欲以煩府君府君雖貧甚得以無困時時更與諸名流相往來上下其議論酒闌燈灺俯仰前後間出其歷試於有司之牘以示諸公諸公見其文未嘗不歎其不遇也先是府君以廩膳生貢應京兆試入旗教習期滿當需次為知縣至是貧益甚不能不汲汲於祿養始就吏部揀選蒙 恩命往陝西以知縣試用時雍正四年[illegible]秋也府君初到陝延謁諸上官大

將軍岳公鍾琪入總督陝甘一見許其才傲署咸寧爲省會劇邑時西陲用兵軍書旁午於道府君指揮立辦而官賦民事不曠不弛無毫髮憾岳公欲遂奏用爲真府君以初歷官力辭乃改知盩厔縣府君之在盩厔也樂其風土厚美入民淳樸特加意撫字之而拂拭其英秀之士治之七年不爲赫赫聲民奉安焉府君初到官有老役夫周晝行汲水夜則擊柝在官勞苦甚憊而計所食利頗微薄府君憐之即問曰若家幾口對曰無有曰然則若何所求而役此對曰不得已耳邑枕終南而負渭水渭水岸圮而南則瀕

渭以南之田入水叢幾百載矣田沒賦存謂之浮糧令甲相沿子孫不得除復民頗病之小人在此一身二役以輸逋額獲免鞭榜復何求耶府君惻然念欲必去之而未有路間行官舍中見古碑摩視其文具載開南補北之說謂縣民有墾終南荒田用作賦者以當渭水所沒田稅前代嘗著於令府君得之欣喜趣令吏翻故牘具得其根柢卽手擘稿遂於上官爲請於　朝有　旨悉免除之所生全者幾萬家

時又議鑿南山以通四川輓輸道計程可近數十日上官召府君往勘實示意指宜必可行府君退則屏

去輿馬足纏行縢裹糧餌將吏背十人與畫者偕入山漸深有道仄纔容人兩壁斧削上瞰天一隙曲折行十數日或遇寬處稍前復窄露下濕如漆轉尾側趾失足不可救中路芟合虎狼夜來蹲繞臥處旦見蹤跡從者股慄無人色府君曰徐之徐前至絕壁萬丈下俯絕壑有松二株亦長數千尺松身綠毛長二尺餘其地不獨人無至者殆亘古不見風日所謂澗底松也路絕而返既出府君歎曰此議勞費困人無益不可通吾不能以口舌順指卽具圖上艱險萬端具言此道必不可開狀或譖之上官輒呼畫者責問

圖不以實畫者以死誓對如府君其議卒得寢陝人賴之其在官之務實持正也略如此初府君之在盩厔其時知西安府者衡水王公紹文古循吏也同官呼曰戇夫府君亦伉直不合於衆而王公每延見屬令獨喜府君與語輒移日以故府君得行其志久之王君引疾罷去後來知西安者固疾府君至則摭他事劾之落職府君怡然曰吾爲清白吏歸來以教子孫豈爲失計哉府君之罷官也歲在乙卯年四十其歸以丁巳年四十二歸則置屋一區閉門約已不交一人而其母徐太淑人主中饋具饔盥禮以佐府君

延名師敎誨不孝等讀書求嘗令一日輟如是者凡十
年中間癸亥我毋見背戊辰先王毋馮太淑人大故
家事盤錯惟府君獨身措注而所以督課不孝等者
益嚴小不飭則予之杖以故不孝等蚤悟且劣不敢
放逸得稍稍有所知識以獲齒於士大夫之列者皆
府君敎之嚴而責之備也府君平生力學工文辭連
不得志於有司嘗以文行之實諄諄誨不孝等而於
科第進身之途望之亦至自歲丁卯府君年五十二
不孝珪始舉於鄉明年戊辰成進士選庶吉士又明
年不孝堃以綱目三編告成用謄錄官議敘揀發江

西補新建丞又明年庚午不孝垣獲鄉舉明年辛未成進士分發山東試令濟陽是年不孝珪散館授職其冬恭遇　覃恩府君得封儒林郎翰林院編修加一級如珪官先毋徐淑人得晉贈太安人明年壬申　御試翰林不孝珪擢授侍講又明年癸酉不孝鎬鄉試獲舉明年甲戌成進士選庶吉士越二年丙子不孝垣調知長清縣又明年丁丑不孝鎬授職編修是年不孝珪晉侍　日講明年戊寅　御試遷侍讀學士明年己卯奉　命充河南副考官其冬復奉　命告祭南嶽明年庚辰充會試同考官

是年　特授福建糧驛分巡道與年辛巳不孝鈞
充　恩科會試同考官是冬恭逢　慈壽七
旬府君以都人獲與祝　釐之列蒙　恩予
復知縣原銜又以　覃恩晉封中憲大夫福建糧
驛分巡道先母徐太安人晉贈太恭人而先王父亦
得貤贈如其官先王母竝得誥贈太恭人不孝垣鈞
現官所有勅贈例不亞貤竝獲身膺　寵命于時
不孝垣　勅授為文林郎山東濟南府長清縣知
縣妻封孺人不孝鈞　勅授為承德郎翰林院編
修加二級妻封安人其年不孝堂以前落職蒙

恩錄用復補陝西大荔縣丞越二年癸未不孝珪擢
授福建按察司使府君是年年六十八蓋十七年之
間一門之內 國恩稠疊遷除封授無歲無之府君
數數顧謂不孝等吾家蒙被 渥澤如此其厚汝
曹當益思所以儆躬勵節求圖報稱毋忘吾言三黨
六親走相賀者咸太息以為府君讀書積行之效至
是庶獲其效而申顯自乙亥歲至於己卯府君年逾
六十順天一歲再行鄉飲酒禮必推府君為賓凡與
飲者九每歲正月之望十月之朔順天大尹大丞並
為主人躬迎賓於學門之外府君三揖而入自西階

升一獻百拜禮成乃退不孝錡珪輒撰杖扶掖以侍都人觀者相傳以為盛事不孝錡珪退而竊喜以為斯禮甚鉅非衆有力者弗勝以府君之將事其間神明不怠周旋盡容從此期頤未可量也己卯以後不孝垣私念遷養久之自長清遽移疾還里門侍府君於家者六年矣每府君出過親舊必命不孝垣從不孝錡館退之餘則必在側去年秋不孝堂自陝以使事來都歸省府君言笑自喜兩匝月而去惟不孝珪遠宦於蜀者幾五歷年府君時時念之然亦無他無何入冬不孝垣婦劉以暴疾逝府君哭且憐之自是

思不孝珪轉劇今年仲春以來觸事感生居恆忽忽不樂精神不復如舊不孝垣鈞竊驚且憂時時勸進參藥府君一似自覺其衰蓋日日未嘗去餌劑也九月望日府君早起不孝垣侍府君顏色甚怡不孝鈞自　朝退侍語久之縷縷不少倦起居如平常豈料午昃飯頃忽中痰疾不孝垣鈞倉皇不知所措扶入寢室少定向夕顧就榻臥自是語言不發水食不進藥物不靈十日之間遽遭大變嗚呼痛哉府君之未疾前一月不孝瑩已請急將歸就養俄以飛瀚稽程病不及一侍屬纊之次不　孝琳遊宦聞訃歲暮奔喪

憶庚辰秋已訣吾父永恨何極不孝垣鎬侍疾無狀呼號莫從罪惡可逭惟念府君生平內直外莊一言一行無不可以對人約身以儉而交友以誠其治家也以嚴而遇物也謙以和此不孝等所仰天椎心不敢以無實之言加我先人者顧草土昏迷挂一漏萬粗即所記憶一二以及生卒年月官職系次當載者謹述於篇府君生於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四月十七日寅時卒於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九月二十四日子時享年六十有九原任陝西西安府盩厔縣知縣

恩復原銜　勅封儒林郎翰林院編修加一級晉

封中憲大夫福建糧驛分巡道例贈通議大夫舉鄉
飲大賓九次行三配吾母徐太淑人順天甲午舉人
諱覺民公女仁明恪懿於府君有配德於吾家爲賢
母先府君卒子四長不孝堂監生州同借補陝西同
州府大荔縣分駐羌白縣丞加二級娶涿州盧氏監
生諱秉乾公女次不孝垣庚午舉人辛未進士
勅授文林郎山東濟南府長清縣知縣加二級告病
在籍元娶涿州劉氏貢生諱瀠公女繼娶寶坻劉氏
監生諱　公女次不孝鑰癸酉舉人甲戌進士
勅授承德郎翰林院編修加二級充　武英殿纂修

官平定準噶爾方略館纂修官娶寶坻王氏奉天府
經歷加道銜名論公女次二不孝琟丁卯舉人戊辰進
士福建按察使司按察使娶宛平陳氏己酉舉人原
任貴州思南府知府諱邦勳公女不孝琟四人並先
母徐太淑人出女六人長先府君卒適原任禮部主
客司主事王公諱貽荃次子現任河南陳州府太康
縣縣丞啟緒次適原任太常寺典簿呂公名琬長子
故順天庚午舉人元龍三先府君卒適貢生何公名
澐長子順天府學生延禮四先府君卒適　勅贈
儒林郎王公諱鐙次子癸酉舉人丁丑進士翰林院

編修大鵬五先府君李許聘例贈登仕佐郎翰林院待詔張公諱從禮次子故監生起麟並徐太淑人出六許嫁寶坻王公名詵少子恩榮庶母謝氏出孫十二長錫彤不孝堂出次錫秬聘分發江西吏目裴公名昇文女不孝垣出三錫山不孝堂出四錫經聘已未進士原任福建鹽法道徐公諱景熹女不孝珪出五錫田聘戊辰進士現任　內廷供奉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李公名中簡女不孝垣出六錫卣不孝鈞出七錫綍不孝珪出八錫名不孝壃出九錫璽不孝瑩出十錫珏不孝垣出十一錫庶不孝

鋳出十二錫鼎不孝垣出今出爲從兄增後孫女十人長適監生范公諱文聯三子鏊不孝堂出次許聘壬戌進士刑部福建司郎中龔公名廉四子監生怡不孝鋳出三不孝珪出四許聘丁卯舉人現任江西督糧分巡道魏公名椿年長子紹源不孝鋳出五不孝堂出六不孝鈞出七不孝垣出八不孝鋳出九不孝垣出十不孝堂出具列如右敢布聞於當代立言之大人先生錫以銘誄用發潛光俾不孝等藏之家乘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雅宜山人王履吉借券跋尾有詩

右券爲王雅宜山人寵手跡而有是券者爲袁與之作中者爲文壽承嘉靖七年四月書神宗後此券歸顧元方氏歸文休昌世趙凡夫宧光爲跋其尾今爲元和馬生鼂樹名紹基之所有馬生從余游屬余題之余案書券之歲在嘉靖戊子中間越五戊子迄今年己丑三百又二年矣嘗讀文徵仲所撰山人墓志云山人生宏治甲寅卒嘉靖癸巳年四十書券之年山人年三十五又五年而卒矣志又云自正德庚午至嘉靖辛卯凡八試試輒斥戊子山人第七斥之歲

也四月書劵或者將爲科試以應應天鄉舉計耶其秋與之兄補之獲舉山人有詩送之而山人又斥可謂窮矣山人平生所與遊稱最善者惟唐伯虎及文徵仲父子袁永之兄弟考列朝詩小傳文氏二承彭字壽承嘉字休承劵中作中者二承之伯也又考山人及徵仲及袁永之永之子尊尼所作誌銘行狀諸篇袁氏介隱先生名敞有三子而同母者二仲爲方齋名鼒季爲懷雪名鼐鼐生子二曰袠曰裘鼒生子四曰表曰褧曰袞曰褒吳人所稱六袁者也袞褒生同歲故褒次在第四袞次在第五裘次在第六案山

人集與諸袁酬荅之作字邦正者表也字倘之者褧也字補之者衮也字永之者袠也字與之者非褒即裘矣然集中六袁之字見者五人而不及其一其酬荅未之及者必其最少者也然則裘或非與之矣且與之之字集中凡再見一則與袁與之談荷花蕩之勝賦六絕句一則戲簡補之與之山人常自稱於袁氏諸子往來門屏甚狎蓋與與之尤交歡而相與通財夫固其宜顧列朝傳載袁僉事伯兒表仲兒褧皆博學多藏書而獨不及褒豈褒名不甚著耶既而讀汪氏琬所作袁氏六俊小傳於是六袁名氏粲然並

列其裘字紹之山人集中未之見而所謂與之者果褒也傳云與之雅薄功名不肯仕潛心讀書卜地於桃花塢築室灌園其間於聲勢泊如也又云尚之晚耕謝湖之上故以自號而山人集又有袁尚之兄弟山居燕集二首其詩曰諸袁挺鸞鶴築室象蓬壺意者燕集之地或即謝湖抑桃花塢之所卜築與然則始有山人是券者袁氏六俊之次四也券云期至十二月納還噫其言然則此券之滅久矣安得留傳三百餘年尚在耶余家有文徵仲手書蘇灑纓閣中雜缺二卷為袁與之所裝且題籤者其筆法秀雅在徵

仲及山人間與與之之好古多能當不讓諸兄而汪氏傳所稱潛心讀書者足相證矣雜錄卷首有明進士印一按與之以太學生終未嘗登第惟從兄亥嘉靖十七年戊戌賜同進士出身第三甲一百三十三名子年萬歷八年庚辰賜進士出身第二甲二十四名具載題名碑錄此或與之偶用同歲從兄印鈐之或者年藏其父書以其私印補鈐卷首未定也輒牽連識之於此夫以一務之細苟據其顛末而詳叅考之前輩風流酬酢儼然可見則夫手跡之可貴固不獨以其藝事之工而已在即其世而知其人也若乃

頁金貞石磨沒山河而此卷以故紙而特存或亦有數繫乎其間而好事者之收藏誠不易易其意尤重可感也旣爲敘次之輒重之以詩時乾隆三十有四年十有二月廿日也詩曰

雅宜山人寵書法擬議在昔嘉靖年嘗自手書券結交袁與之高誼絕賈販過從石湖上讀書爭細論荷花蕩六詩淸於蘭之畹倡酬旣甚歡綢繆意良不倦行年三十五歲値戊子迷山人又職能茲當第七田維夏山蔬佳釜中無餘飯敝告我之友假我銀與環一璧兪幾兩一環纍纍舊循環肉好一璧破窮者悶

便當沽十千痛飲得所願時時頭濡墨含濡起一噴

趙城跋云償厥貨槧之濕傍睨文壽承抑字大一寸

零落剩片紙筆力千牛能蕭蕭三百年風流入人巽

顧氏索題推蹟趙互推挽乞食詩同和文休晚與嘉定孚長蘅共和端詩見列朝詩小傳金石林何遜凡夫著金石林時地考二卷余家有之馬生

乃更薜嗜若日肥腯綃裝重錦襲似恐墨花褪天寒

屬跋尾拖拂梅花撚我亦故紙蠹醉此不煩勸歲月

逝筆尖滿篋怨已斷烟雲之隨風無為此久恩屏指

戊午初去年又困敦

蔣泰階編修墓誌銘

編修泰樹蔣君爲余辛巳分校禮闈所得士其榜名在余房爲第一人是時君已官中書與余居同巷余家在日南坊李鐵拐斜街之北君居在南初不相往來至是將發榜謁始識君而溫然敦篤君子也自是相與望衡宇者凡四年外大夫或時從鄰里爲談讌之會君輒與焉會罷先大夫必喜爲余言君之賢自甲申秋先大夫捐館舍的兒冠山挈家屬來居余舊居余移居街南肇慶館之西君在館東鄰相比也於是朝夕過從益密而君於師友之間其交久而益至

余方自念人生日月聚處知君之不盡而不意君之忽然以死矣君初無病今年二月二日猶飲余之椒花盌舫晝歡及漏而去五日又來初九日會日講官欽君當引 見待於討源書屋遇疾不得入舁歸九日而卒悲夫何其命之邁也余今年正月哭余房師饒霽南先生茲又哭君悲夫余於師友之間何其厄也其秋君子如燕將扶君柩南歸乞銘於余以俟卜葬之日納諸其壙適余有闈之役隨行窮粃敘其所知見於君者授君之子君諱雅植字泰樹號藻村又號待園先世出富興山亭之望自歙遷濟山自

潛山遷懷寧祖諱謨父諱派長隱德不仕兩世並贈
翰林院庶吉士君之將生也祖母江夢虎伏於臥榻
前已而君生幼穎慧解四聲五歲授毛詩能擘大義
輒以筆墨爲嬉戲里中號爲奇童十歲能詩十七補
懷寧縣學生會陳司業祖范爲敬敷書院山長君從
之遊乃益精於古文詞辛酉年二十一以選拔生來
京師爲北平黃先生叔琳所稱奬旣入國子監試
取八旗敎習君念祖母及父且老遂請急歸養十年
不出脩家譜置祀田月夜不怠名日以起辛未歲
車駕南巡江浙凡諸生獻賦者悉 命召試試蠶

月條桑賦指佞草詩理學眞僞論三篇君名在第一
特賜御製生秋詩一軸與錢大昕吳烺褚寅亮吳
志鴻五人者同日 賜舉人授內閣中書舍人南人
召試得官者自君始蓋異典也旣入 都授職在軍
機處行走其年遇 覃恩加級貤封先世乙亥以
憂去服闋補原官辛巳以二甲第一人 賜進士
改庶吉士充平定準噶爾方略館纂脩官復遇
覃恩加級晉封先世如其官癸未授職編脩充 武
英殿纂脩官乙酉充鄉試磨勘官丙戌分敎庶吉士
戊子京察一等加一級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己丑再

分教庶吉士充會試磨勘官　殿試收卷官庚寅充

武英殿提調官其年二月卒君生於康熙五十九年庚子正月十六日酉時卒於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二月十七日戌時年五十有一君之在館閣也矻矻獨勤君故通六書雖一字之失不假藉凡日月先後地理職官必窮搜旁諸求得其當然後已以故總裁諸公皆重倚之令總辦方略一書方略者載西事始末自車楞車楞烏巴什阿睦爾撒納欵關以來至擒達瓦齊者定伊犂為二編其先後誅大小和卓木回部悉平經理西南屯田諸務為續編中間歷時五年

闢地二萬餘里端緒千百事實人名累譯而後具館中用車轍箭致君家檔冊充屋莫能竟其首尾君早起坐書室夕燒膏以繼肌分孔決終始一貫午食列盤飧或不暇啜寒則以火酒數杯自溫比竟茫如也書成久之而君之精竹銷亡於此矣書既上同儕者皆得優敘而君名以卒不與館中諸公議欲如故侍讀楊公述曾贈銜例爲之請已而未果悲夫此亦君之命也君美天性有繼母弟徐樵六歲而失母君撫而教之比官則以父所遺業授之弟曰吾今俸糈可自了也族兄禹若遊困京師久之不肯歸君亟勸

之度無以濟行則舉一歲俸頃囊贈之曰濟乎族兄感之取足以爲歸費者而悉反其餘曰弟長者非所望也即日行君同年友貴州田檢討均豫遠官且貧不能攜家室臥疾且革旁無顧者君日往視問藥餌月餘不起逡巡顧君曰子義足以了某身後獨以遺詩數十首煩點定相畀耳君爲具棺斂告賻於同官所知並檢討之弟先一歲卒者兩柩同舉親爲作墓表以送之有廣東周中規者年九十餘矣先是以壬申上公車遇

聖母萬壽　特授檢討銜辛巳又遇　萬壽階

其孫騎一衛役來進冊時期已迫所司不受而窮無
以歸君聞左隣驛慶館中泣聲問得其故明日君與
之偕入爲告於諸貴人以　聞
上大喜　命加贊善衛以歸君之樂成人而不易
生死也如此此方君以憂家居値歲歉人多殍者君爲
告于縣發官廩平糶於延壽寺鄉之賢者主之吏胥
不得爲奸利而穀價減半有踰期不得糴者君糴之
盡老弱君惻然令授粟如數有縣令令民更番擊
柝無寐雖士流不得免君上書於令數百言言傷政
體而失士心莫甚於此令求之聽而遂罷議者後來

者竟罷此役鄉人德之君未通籍時常過江寧族人某有質庫在上河要君居之且告曰屋前主者某娶妾而死人嫁其妾鬼時出爲祟公能無懼乎君曰且居之下帷床上酣臥僕者貿寶恐甚臥床側夜半四壁燈影昏然有物從戶後出君歷適小覺過牀若人立然少旋以手啟帷若撼動狀卽不復動亦不去君曰此必某之靈也卽大聲以死生晝夜之理告之曰汝生嘗讀書寧迷而不悟耶鬼若愧恧卽滅輒臥達旦或來詰者僕具以告已而羣來問訊大駭異自此遂絕及君病前夕夢至一所鬼神羅立獰惡不可狀

君心獨念曰吾何畏彼耶遂覺心惡之出門竟遇疾
卒嗚呼君之夢覺始終無畏其死生亦如是已君配
夏氏子三人長如燕次如熊次如鯤並讀書能不忘
君之志銘曰
余初得君文月器之貴及書名於榜食器駴碎咤奇
文之不耀而貌瑛以溫溫五十一而死信鬼而神
乾隆辛卯九月

書羅烈婦李事

順治二年乙酉　王師下揚州府有新城廣儲門中樊家園羅烈婦死火事同死者凡十二人歙人宋和爲作傳余讀其言不準於法爲改書之烈婦者姓李佚其里籍嫁爲府人羅仁美繼室有姑事之孝有前室一子一歲一女名宜姑撫之如所生同居者姒曰劉娣曰梅曰李姊曰菊花婉娩聽從一門雍然居無何揚州破李生一女未免懷身且有娠謂其夫曰亂如此君當負母避去更挈一子行足矣勿復戀戀俱死無益妾當對君死以决君行即曳薪塡塞室門戶

呼同居婦人曰願死者從我無辱於時登樓者十二人乃呼婢菊花曰舉火菊花舉火爇之然後上李遂鍵樓同火死方登樓時人爭死從李上其前室兒亦哭隨之李顧見兒則抱攜出之樓窗火燄中擲還仁美曰還君兒不死急挈去仁美挈兒且負母哭出巷回首見黑烟出樓尾隙中火光上合之旋繞作拉雜聲樓板爆爆人足亂踏如沸不可聞仁美仰天而嗷俄頃聲漸息仁美首死逃走過一卒以刃來砍手迎之則二指墮有猛狗橫路出咋卒卒驚與狗鬥仁美得免跟蹌出城失其母子迷道有老人導之至雷塘

毋及子皆在亂平訪故室餘燼墳然發覘之十三人之骨爲一旁有一股未燼略辨識爲婉菊花脫也於是仁美合葬墳之於城北西華門外西華門隋宮之舊門也初仁美爲卒所衍既走免顧見昨卒狗來從之則其故畜狗也自是跋舍與之俱比還家越八年狗死仁美埋之烈婦李墳側余蓋得宋和傳於餘姚進士邵晉涵云

乾隆壬辰正月六日

書烈婦景事

諸作吳烈婦

烈婦景者故明中書舍人餘姚沈之泰妻也順治四年七月　王師破浙江之舟山魯王走閩海中之泰被執不降斬於杭州令所在籍其家景聞之自經顏色如生家人不敢斂尸床在堂蒙面以楮待命縣遣典史來驗果死狀甫前啟楮頭有飛甓從屋梁上墮擊典史正中其腕典史痛反走呼謈曰夫人烈哉夫人烈哉左右從吏盡驚則羅拜吐舌去家人須臾稍定乃蹤跡向甓所墮處則屋上甃俠完好缺者一耳如人所毀僉曰烈哉烈婦之靈之毀之也至今餘姚

人猶稱道其事餘姚進士邵晉涵爲余言之之泰字魯瞻南京吏部尚書應文之孫文選司郎中景初之子自爲諸生已以文章名與同縣姜廷梧諸九徵山陰孫絨蕭山毛奇齡同時爲紹興一府之冠是時華亭陳子龍爲府推官與諸人遊因獨奇之泰之泰屢試於鄉不一售意不得平烈婦謂之泰曰丈夫何不可何必科第爲之泰哭謝之居相莊也會同縣孫嘉績熊汝霖奉魯王起事事在順治二年詳載明史之泰亦起從之授中書舍人明年五月紹興破之泰浮海走舟山城與家人音問斷絕景在家訛言一

日數至或曰之泰定死或曰在横水洋中爲渠帥將兵且至矣景歎曰吾景家橋女沈尙書孫婦夫子死國吾死家耳他非所知也至是竟死縣人哀而葬之立沈氏子爲之後至今有祀

乾隆壬辰正月十七日

洪烈婦祠碑記 有詞

烈婦葉者嫁歙人洪志達志達年十七葉亦年十七國色也順治二年徽州初定盜賊猶出入山澤間志達挈家避亂淳安縣之鄭家村明年二月村人譁曰有兵下青谿則皆竄走於是志達與葉倉皇顧溷廁間隱草自覆少選一遊騎過睨溷廁呼羣騎曰此中有麗人則共下馬從草中曳葉出將狎之志達年少故善拳勇膂力絕人見婦被曳憤甚從草中躍出奮拳擊一騎者仆地掀騎者鬣爭拔刀斧赴志達志達則徒手冒白刃大呼縱橫擊掀騎者且仆且起搏相

呼曰孺子雖勇雖勇奈吾欲何且環鬥且射之志達中矢分死矣鬥益力矢至益多一矢貫其脛洞顱乃死葉長號前抱其死欲俱死欲騎者爭援葉上馬徑去葉轂罬馬行漸緩齕青草於地葉從容顧樹上花無所言騎者意解前行望見峻厓下臨無底盤葉顧騎者曰勿持我急吾自能騎矣騎者信之下馬去葉則縱轡赴厓所欲騎相顧追之葉亦顧追者從馬上擲身厓下死無何有舉人徐嵩過厓下見一女子坐溪石若寐覺遇謂嵩曰我洪家婦也死此谿幸告我家收我屍屬以告家人至則谿深石巉巉不可測郎

祝曰昨孃子神告徐生其自見也祝未畢屍浮出如生舁歸屍香三日而歛歛畢奐三月淳安人神而祠之自是禱輒應康熙四十四年淳安水漿又見夢徐曰鑿漲嚙吾廟祝之果然復新之四十八年歙人御史胡德邁志達中表昆弟也過淳安弔其跡大書勒石命汪洪度者爲飾神辭葉死後月明風止土人往往見神衣紵衣霞冠玉珮行谿上如流水聲矣余乃重爲之詞曰

歙之水兮澄澄流淳安兮無聲婦從夫兮逃死而戕生生何言兮人澹澹草之隱兮愈艷身據淵兮心不

忝賊暴我兮夫子壟之徒捓兮矢蝟之來貫髑髏而死兮妾何生爲踆蔵岑兮馬蹴草樹薦之爛漫兮我心之痛賊憙而解兮厓死惟好厓之下兮無垠坐谿石兮愁人徐生告兮家人聞暫嚚兮潺湲屍沉沉兮不翻家人視兮朱顏如存三日香兮未斂三日臭兮既斂背不如兮絲之染祠堂翼翼兮禘則應之石谿漲兮水嚙我碎夢告兮靈之來溪風淸兮溪月明霞冠切切兮綃輕珊珊佩兮水聲胡書勘兮汪詞佾神此土兮人之佑蘭春菊秋兮歲祀用祝

乾隆壬辰正月十八日

書趙王氏事

桐城縣縣市鄉一都二里三甲國子監生趙有慶側室王氏縣人王子美之室女也生在康熙五十二年逮雍正六年年十六矣自念父母早死養於叔父叔又老貧且病乃泣語其叔曰父與母死而獨生女子予是死而不得葬也叔父雖老能爲勉卜葬月日女當鬻身以葬父母不恨卽持其叔慟哭叔亦欷歔許之鄰人聞者咸感動相與艷傳其事會有慶無嗣謀娶妾毅然出金葬女之父母畢遂歸焉事嫡姚克敬以和生三子宗蔭宗德宗育宗蔭早死宗德爲有慶

弟增慶後獨宗育存越十年乾隆三年王氏年二十六而有慶死王氏輒絕飲食閉戶將自經從死嫡姚排戶奔救之且泣語曰堂上有老姑而子幼先舅柩尚在淺土夫殯在堂若忘釁身以葬若父若母耶若死我亦死是果死我夫也王氏聞而瞿然曰妾過矣勉生佐夫人於是朝夕侍嫡姚事姑無不當其意姑疾則藥物必嘗以進死則附身附棺必謹卒葬舅姑及夫如禮誨子有立乾隆三十三年獲

詔旌其門

乾隆壬辰正月十八日

邵念魯先生墓表

有明餘姚王文成公講致良知之學卒以功業顯著有效於是門弟子滿天下江西泰州龍谿並迹學案傳授者錄者輒數百人幅輳馳驟或不軌師說爲詭議於世而閭里傳其學以醇謹稱最者曰徐愛曰仁錢德洪緒山聞人詮邦正胡瀚今山後少傳者惟德洪傳沈國模求如國模傳韓孔當遺韓部曾可魯公曾可生貞顯字鶴間貞顯生廷采字允斯又字念魯學者所稱念魯先生也鼎革之初諸老殂喪先生歸然承絕業於荒江斥海之濱嘗西北遊走潼關思有

所用退而老死以古文詞傳於其家死於今六十年姓名不出於鄉黨學者罕能道之而遺書將墜鈞及門會稽章學誠篤好其文數爲鈞感激言之乾隆辛卯冬先生之親同姓諸孫晉涵來謁鈞于太平使院爲鈞言先生始末詳具且曰先生諸孫先益先槪最賢思欲張大先生之行與文不幸先後死先益嘗改葬先生於縣之九曲山墓道之石未有表者敢狀以請鈞敬無所聞見於先生然亦知晉涵篤論君子也不敢辭按狀先生幼失母必長索祭用父命自斂從學兒戲輒自打祖母孫戒之輟學九歲讀史即操

爲餘姚當過參修行法祖自外歸偶與宋儒語語先生先生則問其人安往邪斷得而半之祖以爲有志即爲具衣冠送之姚江書院姚江書院者在半霖崇禎初縣人設以爲講學地也亂廢韓孔當率諸人復之是時沈國模年八十矣倘在歲必一再至爲諸生設講先生立堦下聽久之孰所業倘書前日孩提不學不慮堯舜不思不勉同乎國模嘆曰孺子知良知矣能敬以恕吾何加焉自是從孔當受業徐景范文亦耆皆門高弟子也且見先生嘆曰吾弗如邵子先生初讀傳習錄無所得既而讀劉宗周人譜曰善乎

吾知學王氏學者所始事矣年二十爲縣學生獨恥爲應舉之文入則讀古書出則古衣冠行市中未嘗旁視人傳以爲笑久之居祖祖母及父憂戒家人勿召僧七七日陳梵誦經營窀穸必誠必信一慟盡哀鄉之前輩會日邵氏了晢與笑者愧之當是時書院諸先生相次沒諸生散去景范舉鄉試第一計偕京師卒先生獨行抱遺書守其師說而不變然貧無以自存走孫典依故人課童子給食或有號邪講學用私憾與王文成爲難者方負重名其徒闐然附彭數造先生相辨難不能屈則與同君袁若所學誠學者

鄉人之學而已先生應曰若曹不知覺日用者之要明自衰不暇而暇吾哀耶居數年一與施博論學於放鶴洲先生曰天泉四言陽明原本無極之說儒也龍谿浸淫無生之旨釋也不得以彼病此博肅拜曰博老矣惟吾子崇尚正學自愛河間李塨貽書論明儒同異先生答曰致良知者主誠意陽明而後願學戢山其自信如此初吏部侍郎宛平孫承澤大學士孝感熊賜履先後以闢王氏學爲己任朝野之士誹然從之相與牽引詆訶以文成爲異端學者從事四子書又以能闢王氏學爲有功於章句集註庸俗羣

師一談不破先生因疾之以爲是不足辨顧在力行耳從同邑黃宗羲問乾鑿度算法會稽董瑒受陣圖保定王正中學西曆將軍施琅振旅臺灣過西湖遭先生相與縱談沿海要害琅奇之請與俱北謝不行間遊鎮江與梁化鳳部將講坐作擊刺之法一月而盡之淮安從防河卒問河淮離合狀北入河南訪貴流故道西走甕潼關喟然曰土則古所耕也而水利亡矣奈何會歲辛巳知黃岡事鍾藻建姚江書院於縣南博訪有紹文成之學者乃以繼弊致先生先一日戒衆厥明諸弟子畢至知縣偕教諭訓導至弟子

迎于門外揖至階先生出沿階知縣升階揖先生揖
教諭訓導次及諸弟子皆揖入釋菜于先賢如禮出
即講堂揖坐先生南向知縣西向教諭訓導東向弟
子侯於階童子誦詩闋先生為講易艮卦知縣顧諸
弟子曰先生哉先生哉既罷縣之父老喜曰數十年
今見此也丙戌至山東戊子入京師商邱宋至鄞萬
經欲招之與一統志館先生謝曰老矣遂歸康熙五
十年辛卯在會稽居外家六月病革作遺訓卒先生
生順治五年戊子卒年六十四先生貌豐目有光紵
袍布履門庭潔如居室必正坐飲酒數升不亂酒酣

以往談忠孝事人人感動平生篤於三黨養老姑終其身從弟廷琰數言視鎰之術固乞先生束脩所入行賈輒喪之弗問也友教陶家堰隣婦訕聲數出於欄間郤先生過數止一年而改數過道爐章氏主人設食主婦問之切肉必方器必再三拭乃敢進鄉里童子遭於道必拱手立然去之為俗學者輒貌敬之而心迂先生竟莫肯傳其學先生少作觀心錄一卷宗羲規之曰無實者亦爲先生輒燬之又撰明史論百篇示景范景范曰未有無紀傳而論贊作者先生愀然謝不敏先生既遊倦無所過私念師友淵源

之傳懼及身而卽斬也乃思托著述以自見以爲琦淹功徵金許言絶於鑠文成立德以揭大任戸知曰伊孟出纔午魚爛執心辨舌作陽明王子傳粵神宗朝異學披猖意心之主惟蕺山懲功祗悔而復藥羣兇狂譎寧志厥存沒撥首陽作蕺山劉子傳綿綿姚江浙東以醇江西以正良幾嗜襍羅楊詭亂望齡汝登逃孤慧定圖棃折渠敢告復性作王門弟子傳明道以言不如以身鋊豎虓佳自首歸以全廉熬隱跡宗蘗竊言死復生不振何千萬年作劉門弟子傳越民忽有民猺黃錄之丞相開府生祭者北死哭者西

六陵冬青英孫珏來咽咽山水蘭亭葬于斯作宋遺
民所知傳裂儒冠而僧師法別承徐枋顧絳陳恭尹
之貞璞完厥有徵作明遺民所知傳書院飛以甚半
霖有楚棫剷而復致亘知是力誨爾後生無忘前則
尚楚游是息作姚江書院傳人人自作傳家家異同
厥君有錄厥子有牒系厥臣有跡蹤者舊有聞用紀
於故邦作倪文正施忠愍諸傳數十篇先生卒後門
弟子合記序雜文編之爲忠復堂文集二十卷刻焉
又考書院始末作姚江書院志略四卷聞從宗羲問
逸事受海外錄行國錄作東南紀事同邑張羽鼎從

海外茇舍歸先生就與諸論合以馮甦見聞隨筆作西南紀事二書未成或云成旋燬矣先生娶陶氏生子四長承濂國子監生考授州判次承明次繼雲康熙丁酉舉人陝西西鄉縣知縣次承朱孫九人承濂等初葬先生于慈谿之龍山仁和龔翔麟銘其墓後以形家言曰不吉乃改葬先生之弟行向榮晉涵祖父也嘗從先生問古文法矣曰紹興自文成講學傳授矩矱代有迺明所在多遺獻若張岱呂章成輩著卓然先生嘗兼承其業自先生沒而紹興之師法與史學絶矣筠謹案表所以表其人之大者今制三品

以上用神道碑四品以下用墓表宗羲金石要例曰墓表有銘不可謂非也先生厥光不曜而行與文實應銘法焉既表先生兼取義于昌黎韓子所以銘施于丙者而重爲之系曰

君奭之邑系姓惟邵秦漢越宋餘姚支克肖代其有問傳授異同以節開先生曾祖母翁聖亦有教曰文月行言脩之道守先正正一髮引鈞覘斯郡土脈先生死矣師微業絕卜改葬骨肉其言在家祀先生于鄉鄉先生邪

乾隆壬辰二月朔日

博平縣知縣朱正甫先生墓碣銘

乾隆辛卯冬十二月三日滎水朱正甫先生卒於家越明年二月筠在太平試院聞其凶問哭諸寢門之外喟然曰先生古之學者而當世之循吏也今亡矣歲在戊午先生年二十六舉於鄉壬申年四十試禮部報罷揀得蕭山縣教諭秩滿薦爲知縣己卯年四十七引

見詔可需次吏部明年庚辰知山東博平縣三年引病歸又九年辛卯年五十九卒先生之爲教諭也自陳知府以爲經義治事當兼講戊寅六月雨縣大水

上書曰務農之見不敢不告一西江塘嘗改築石塘也塘在縣西南起臨浦傅家山極乎四都褚家塘橫五十里江自富陽合徽廣信金華衢嚴處溫七府之水南來衝之霪雨溽霖上游陡漲而錢塘之潮朝夕兩上相持不退激而怒鬭於時土塘庳薄者當之先決決則蕭山先蹙奔騰東下山陰會稽所在昏墊是擺此時雖彌三邑財貨以為金塘無及矣然而出患者席定恆忘南人樹徙不利則剝削之侵利灘塗則穿穴之蟻穴之潰勢且洶入是亦易土塘為石不可然或以繁費指爲歲丁本邑稍利用役錢內有六十

費備脩築不足更假借司庫湖項錢糧之費用幾石
風雨浹旬下民惴惴立樁取土遲則淪沒今縱不能
一切改建亦宜擇要害而先施之毀落丈尺分年
告功豫假數歲歲脩為一年之用若必不可宜做宋
北海萬柳塘遺法沿堤樹柳不數年根結堤堅可斷
民間劃例穿穴諸弊保護土塘更便一龕山長山龍
口諸閘宜脩復也蕭山四面故設圍塘以捍外江之
水而內湖積雨無所歸宿地勢西南高而東北下故
于東北方建三閘以洩水運渠之水出龍閘口由化
由夏二鄉之水出長山閘鳳儀鄉里仁鄉水出龕山

閘前人所以不敢專恃三江閘者以三江閘在百里外又爲山陰會稽諸水畢匯之區其去水也較遲不若於縣境立閘呼吸𠡠嚴壑之水赴海多門卽江塘溢入分下如沃焦釜矣比歲潦患少歇閉久廢卒逢暴漲淤塞罔措及其安也又復忘危於是動輒成菑卽如山陰所在之川西閘皆蕭山大水時嘗試開較其功利殆不下三江閘及今年往相視外壅異昔是雖沙水有變亦無人爲之探蠹時時刷濬所致也請檄下有司修復故閘濬刷如法夫蕭山爲山陰會稽上游上游治則下流安寔三縣生靈無疆之慶也知府

得書下縣勘先生復書請存長山舊閘以固內而別建一閘於閘外老墅塘霪洞之間通流撥脈過滂閉放可以佐三江閘之不及又請開龍口閘外支港或徑塡築閘以內水門用過圍內諸水滾滾逆入又請溝通龕山閘以外雁山鱉山中間四五里勿令水溢倒灌使水由兩山至畓山入海且曰有塘以遏水有湖以瀦水有閘以洩水三者備而蕭山治又致書知縣力言之知縣始其言事以爲必不可行至八月大雨沒禾知府始急從先生開長山閘洩水之請轉送上官行之而縣僅以安後十三年庚寅七月廿三日

浙江大風潮怒擊蕭山塘壞死者二萬餘人縣人洶號狂走嚥息先生之言不用也其在博平歲辛巳上南巡先生當治道獨騎一馬從役四五人沿馳道所在循行博平人爭荷畚鍤掃灑之具先先生所行處無有不治先生騎往來與父老勞苦而罷及乘輿過博平所治無失狀他縣治道者聞之相語以爲荷陽湖冀友年二十有異才先生在鎬坐中見之與爲忘年交友間自家過博平謁先生先生飯之訖辭去乘以驢召僕手牽之而先生躬自扶掖以乘曰此不敢以屑與煩吾民從容也友至京師爲鎬言相

與嘆息已而友死先生聞之亦嘆息初先生需次獲選當行鎬作序送之且請曰先生其何以治博平先生應曰坤不敏然竊願學陸先生隴其之治嘉定也鎬曰果然鎬當望泰山之東載拜載拜已而果然嗟乎若先生者殆行之而有其言者耶抑能言之蕭山而能行之博平者耶先生天性友悌少從伯兄秬堂先生學服習有宋諸儒之言而私淑于其鄉先正桐鄉張先生履祥在蕭山嘗校刻楊園遺書是時寧化雷公鋐以副都御史提學浙江先生及門稱弟子及雷公請終養歸先生與講論往復于浙山閩水之間

斷斷儒者之風也所著餘暨叢書二卷靈泉筆記一卷刻行初治易後考証五代史論著雜文並藏於家鈞始及先生之兄秬堂先生門乙丑鈞年十六先生以應禮部試來京師獲見焉旣以應試來必見需次一年餘時時見及先生歸後不見者十年庚寅冬鈞使閩還舟出嘉興訪先生於家先生爲鈞設酒食坐秬堂先生於上語日連夜絮絮道曩者懽甚漏下四五十刻呼郎君出錦衾臥客於書堂之東偏明日同游鴛湖登烟雨樓又送鈞於舟再飲而別鈞方謂先生年未老遂具初服他日有役于浙數見先生不難

而不知其不可得而見也先生諱坤字中黄又字正
甫乾隆戊午科舉人
勅授文林郎山東東昌府博平縣知縣生於康熙癸
巳某月某日卒於乾隆辛卯十二月三日曾祖某祖
某父某妻某氏再娶金氏
勅封孺人子三人鶴聞其卒而爲之銘書以寄先生
之子俾更丐嚮用刻於瀛道之石銘曰
石有玉曷其琢樵有木爲其斵斲以嗟乎未之盡以
終也而吾心之降也
乾隆壬辰十二月四日

吳襲潭先生哀辭

筠從襲潭吳先生遊在乾隆乙丑之四月時筠年十七學爲制義先生奇其文朝夕必稱休寧臨川是時筠始知朝夕讀金聲子駿陳際泰大士之文凡兩月而先生去歸梳矣先生初至不自言其年歲容色渥丹頷下髭無多可指數而頭顱皓白如六七十人獨喜談制義不倦然以爲制義非根柢經史不可嘗曰余讀周禮必日背誦一過讀太史公天官書四周而成誦其強記精熟殆自少然也先生自壯歲舉於其鄉壬戌乙丑辛未丁丑庚辰辛巳辛卯凡七試禮部

皆不第中間壬申甲戌以母憂不應試癸未以後或以瓊州院長禮致先生先生以貧故應之遠去海外應試輒不至其歲在辛未辛巳辛卯凡三薦於同考官將中式矣主司輒以字句指摘而罷命矣夫辛卯試既報罷其年爲

萬壽恩科

天子推廣錫類之恩　詔應試禮部舉人有年過八十者授翰林院檢討銜七十者授國子監學正銜以榮諸老先生於時自言禮部年過七十有

旨則　賜學正　可以歸矣先生念既老且貧於掛

柩不克復於土越迴留京師館於錡兄冠山家開門授弟子將欲積累以修之入以舉葬事越一年壬辰五月十三日遇疾竟卒六月二十又一日錡在寧國試院聞赴即寢而泣竊悲先生讀書老於制義窮不一遇合用老始得一銜又貧不克歸謀葬其親卒不克以客死嗚呼有窮如先生者乎先生諱光昇字賡華又自號纂潭浙江仁和人乾隆辛酉舉人

欽賜國子監學正銜爰為之哀辭曰作者流別兮古文與詩取士有令兮繫制義詞先生工之兮前代幹支金陳陳黃兮異寶陸離　國初諸老兮劉雄熊雎

出入一一兮風行綃漻竆極其變兮以常而奇玉戛金擲兮厥聲宣宣言必有出兮如已出而聾耳而駭兮目眩而噫何必僻書兮轉喉觸顒周經詎語兮僉謂余欺予以勸帛兮乙而罷之靜動山水兮語以重遺背孫交定兮孰卷而諮莫為先容兮遭按劍疑交工遇拙兮不偶而奇辛未先生舜之居深山之中一節文結曰是以古之聖人其靜也如山其動也如水主司孫交定公執其卷示同考或曰結無之乎者也字不當中式遂乙庚辰既而曰四句文有曰禍亘于地莫知之遊同考斥之辛巳大夫曰何以利吾家文有盜篡不佈等語主司又斥之七試不遷兮老且垩嗁曰逝去此兮遊海之涯瓊在海中兮亟嶺歷嚴其南儋耳兮狀閭化洽劉司戶死

兮蘇公貶斯賢哲所厄兮逢迎魑魅先生無罪兮往
甘如飴思以所能兮誨嗣之黎自比趙德兮好為人
師指授所化兮若天雨滋伽南號珩兮香潰龐杖成
器而貴兮大匠雕幾自悲不遇兮以此發之瘴癘罔
害兮天宥孔危老骨生還兮曰當期頤用老得官兮
無命綏之不出海死兮入死於幾前年胡酷兮鬼伯
奪兒豈明不喪兮喪其神思來館於京兮謀葬親貴
十艇為脩兮遂葬何期竟以容死兮不佑孝慈一文
之工兮窮不歸屍兮假何人兮富胖貴肥先生瘦死
兮生髮雪絲綫之不斷兮有孫孩提弟子遠道兮莫

孰綿歸歸當復土兮莫爲之埋哀辭歌泣兮噫先生悲

乾隆壬辰六月二十一日

歲丙午珪與學浙江先生之孫聚來謁詢之三世未葬珪亟謀於顧蔌園先生光爲買地一區明年十月葬先生考妣及妻子婦凡七棺於西湖神霄雷院之西珪跋

貞烈張偶姐哀辭 有敘

貞烈張偶姐亳州歲貢生張慶之次女也十歲母死偕姊侍父女紅暇則讀書讀劉向列女傳慨然慕之慶貧不諧於流俗而教於家有禮以無子娶妾生子念子念少長知讀書偶姐則佐父課之讀閒與父相勞苦曰弟小讀書敏長必成立父勿憂老且貧矣父爲之喜亦喜而退族黨交稱其孝初慶以偶姐許字同州吳維禧婚有期矣而維禧病作手足攣治之久不瘳兩家遷延改卜期者數而偶姐年已二十有六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四日吳氏以維禧赴至慶固

知偶姐之志固憂之見於色顧察偶姐若無事者傷從無可奈何比夕偶姐侍父罷則閉戶就息越明而慶之弟婦早起號呼曰我窗櫺縋上見姪曰所製新履又有紙書置其旁曰以此與我作遺施姪其死耶慶聞舉家號起排偶姐戶偶姐正服自經死矣又得書於几上曰兒不幸死矣兒義不得不死夫貧且死兒當從之二夫兒不爲不如死之愈也兒雖短命獲好名父老矣勿以兒爲念若父哭兒傷是使兒死且不孝也母生姊及兒兩人父善視姊與兒生同母死止所此一條根矣父思之天下無百年不死之人見

去矣何不豫邪何不豫耶屢讀之而哭哭而止走告
於州學學正宜城王萬年乞記之其年十月余試士
於穎萬年嘗率庵之士來就試爰予所記來謁余余
讀之將刻偶姐貞烈始末爲請 旌於 朝而先爲
之褒辭曰
庵之土兮穎之水水清土厚兮女生而死一與之齊
兮從不改女不與齊兮不死女恥父怙而老兮母不
恃母死姊之存兮兒命短如此命則短兮名則美父
勿兒思兮惟姊視兒義不得生兮死不得止從死者
樂兮母所生者皆心之安一兮二不如已屐綦綦兮

兒之似以遺我叔母兮志兒之死喜粱楄端正兮帨纍纍女死而歸兮室無鬼魂魄安且吉兮　旌有侯吳張徽兮載彤史

乾隆壬辰十月二十[illegible]日

和州二薛孝子祔祠碑記

乾隆壬辰冬十月余試士於潁州府府學教授江都吳本錫以和州學正來攝潁府出其所作薛氏兩孝子歌示余且言孝子事頗詳悉乞余表其遺行余感之爲作碑記明年春行試和當書之以授和士俾刻祠下其詞曰

和州二薛孝子者天門山南陳橋洲農家者傭也兄名文弟名化禮有母老矣兄弟相與謀曰有母而無以爲養非人也母老有二子而不得具甘滑滫瀡之奉以盡天年母所生子非人也顧我兩人貧甚何所

致之計可以得錢致養者獨傭耳然兩人俱傭則是無子乎毋側不可計一人在母側一人出傭傭者出一人在者則潔治茅屋中央坐母絮絮語移日以俟傭者歸日將冊傭者擔荷自村外來白粲一甌酒一壺市脯或生肉用楊柳貫魚輒以至至則兄弟奔走爨切熟烹酌酒奉飯跪以進母問母甘否母食且領之則跳舞以侑食日日以爲常時或天寒朝冽伸手皸瘃母爲之不嚽兄弟左右抑搔撫摩更負母出曝於戶外一人前後爲侏優斕斑郞當作態以博母笑庶幾忘母困苦鄰兒爭逐譙罵其長老翁媼見之謂

若兄弟病瘋邪孝子無所答徐徐負母徑入戶去久之母益老篤病且死兄弟視疾及歛及葬旣誠旣信不乖於經葬返毀不出戶所傭主家恠二傭久不聞而心怠力田絕人無過此二人者蹤跡至其家二人則支離骨立不可起見人至哭益哀主人不忍視爲遂巡閭護向鄰人索粥糜冀活之數日兄弟竟俱死於是相與葬焉而二人之行喧閭州中知州何偉書表其廬學正徐世濂爲作贊時康熙四十一年癸未也後四十四年乾隆丙子徐世璉來知州事世璉偉之婁之姪故知孝子事至則問二薛後已無人廬已

無有而偉書及世濂贊頗在僧寺中世璉太息曰是
則奈何曾有言偉與石參先後知是州有恩於和和
人合祀之曰雙淸祠今二薛孝子何公所表也烏可
祔於是迎取書及贊置祠中而爲二薛孝子立木主
祔祀云嗟乎知斯土者知闡孝子之隱以示和人世
璉可謂樂之備矣本錫官學官而以孝之隱者告使
者津津不置口其所以教土者必不悖矣是皆可書
乃記之而系以迎送神之歌曰
嶄巖天門兮嚙江山有樹兮樹有風毋死而死兮行
莫之雙雙雙魂來兮祠中

神之入兮魴鱮持神之出兮負日鳥而飛母媛母飽

兮子何悲雲中猿兮去來縹渺既奏兮徹殽在祠

乾隆壬辰十月二十二日

潁上王貞烈女墓表

乾隆三十有七年壬辰夏六月甲申潁上王貞烈女殉其夫陳士交事藉藉於其縣人冬十月余傳試來潁上潁上學生郎駒敘述其始末以告余余曰是可表也表必於墓按墓之合葬非古也而禮不改者以義與情也今貞烈女之情與義過而不背乎倫雖與士交合葬也宜宜則墓道不可以不表故表之王貞烈女者潁上縣人父棟母張乾隆十八年癸酉十一月己巳生於縣之東四都北埰邑四歲許嫁同縣陳維周之子士交士交之世母貞烈女從姑也早寡撫

孤子欲重爲婚姻於母氏之艱以爲助故爲仲子士
文請納幣且曰吾諗吾姪賢他日必能助我矣貞烈
女十歲卽行立不出梱學爲織紝組紃不釋手顧厭
紅紫不喜帛喜布凡承筐執饋之事事事必治大父
恩從年八十餘雖貞烈女篤愛之大父卒逾期而哀
有娣殤哭之十月以往其行與禮服合符及歲十二
三善事父母蚤起盥漱問燠寒動準內則弟三人妹
一人貞烈女撫妹而督弟朝夕誨之曰顯親揚名巨
孝之經欲求顯揚書不可忘弟知之乎諸弟聞之輒
稱學士文自少學勤而有文年十八試於府府君令

試一府名在第七將聞榜揮出其辭韙然士友好窮
日夜繼膏油以讀若探孤進不自休瘦遘疾漸劇
貞烈女雖不言爲之廢食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若矣歲壬辰
六月甲戌士友之喪告貞烈女卽日[illegible][illegible]父母走救
之不得死則不食或解之曰往守貞亦可也何必死
貞烈女嘆曰父母豈肯許我耶縱許我以我貞故累
父母月日以憂何若死之斷我累耶再三解之哭不
言如是十日甲申之夕父母迎同室姊來守之姊亦
未嫁而所受聘者死逾一年矣故迎以相慰冀必解
之甲夕貞烈女起婉轉謂姊曰妹與姊不幸同所遭

姊行實無關於禮與制是也妹則死於禮與制爲過然死亦是也人各行其是顧姊炙苦相守且妹所以必死者有故妹五六歲時父母以我許於陳陳氏故有酒癖渥且親戚撫我而戲呼之曰陳薄酒我小耳然稍知之家姓陳陳姓可得更耶且妹命已如此薄酒不忍勉醺以求其沽耶姊聞之而辭退貞烈女乃閉戶櫛髮總髻出縞衣素裳以自經竟經而死明日父母啟之死已久顏色不改如生時六親爭來泣撫不泣下雖尊長咸屈膝加之禮既斂瘞與[illegible][illegible]而祔人士爲之哀誄者數百篇秋七月己酉陳氏具親迎

之儀鼓吹輿馬迎其柩　歸於陳氏之兆與士文同穴
陳張兩家諸弟用巾羃　合卺之爵奠酒柩前慰厥魂
魄易重作主迎精而祔　告曰士文之弟獲生男子當
爲貞烈女之子以祀是　日遠近會葬及觀者幾千人
府之士合詞告於縣沈君疇初沈君以其事上府行
請建坊以彰貞烈女之行如例謹表

乾隆壬辰十月二十四日